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四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陰病脈證并治法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按吳人駒曰。自利益甚四字當在必胸下。

成無己曰。太陰為病。陽邪傳裏也。太陰之脈布胃中。邪氣壅而為腹滿。上不得降者。嘔吐而食不下。下不得上者。自利益甚。時腹自痛。陰寒在內而為腹痛者。則為常痛。此陽邪于裏雖痛而亦不常痛。但時時腹自痛也。若下之。則陰邪留於胸下。為結鞭經。曰。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

方中行曰。太陰脾經也。其脈起於大指之端。上循膝股內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靈樞曰。是動則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蓋脾為胃之合。自利益甚者。脾苦濕病而不能為胃以行其津液。水穀不分也。時腹自痛者。灵樞曰。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入絡腸胃。寃則腸中切痛是也。胸下結鞭者。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主心中故誤下。則邪反聚其別也。

張隱庵曰。太陽之氣若天日。太陰之氣猶地土。此言太陰受病。地氣不升而自利。自病也。太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十四

後學吳考槃編次

二七八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鞶。六八太陰中風。四肢煩痛。陽微陰濡而長者為欲愈。

二八九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元十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元一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元二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寃腐穢當去故也。

元三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九一主之。大寃痛者。桂枝加大黃主之。九二

元四太陰為病。脈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芍藥大黃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





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四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太陰病脈證并治法

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鞭。按吳人駒曰。自利益甚四字當在必胸下。

成無己曰。太陰為病。陽邪傳裏也。太陰之脈布胃中。邪氣壅而為腹滿。上不得降者。嘔吐而食不下。下不得上者。自利益甚。時腹自痛。陰寒在內而為腹痛者。則為常痛。此陽邪于裏雖痛而亦不常痛。但時時腹自痛也。若下之。則陰邪留於胸下。為結鞭經。曰。病發於陰而反下之。因作痞。

方中行曰。太陰脾經也。其脈起於大指之端。上循膝股內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靈樞曰。是動則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蓋脾為胃之合。自利益甚者。脾苦濕病而不能為胃以行其津液。水穀不分也。時腹自痛者。灵樞曰。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入絡腸胃。寔則腸中切痛是也。胸下結鞭者。足太陰之脈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主心中故誤下。則邪反聚其別也。

張隱庵曰。太陽之氣若天日。太陰之氣猶地土。此言太陰受病。地氣不升。而自利自病也。太

陰為病腹滿者腹為脾土太陰之所居也脾氣不能上交於胃故腹滿胃氣不能下交於脾故吐脾胃之氣不相通貫故食不下自利益甚者濕氣下注也時腹自痛者脾絡不通也若下之則更傷陽明胃土之氣故必胸下結鞭

程郊倩曰太陰以濕土而司轉輸之職喜溫而惡寒違其所喜投以所惡土乃病矣故所見證俱屬裏陰陽邪亦有腹滿得吐則滿去而食可下今腹滿而吐食不下則滿為寒張吐與食不下總為寒格也陽邪亦有下利然乍微乍甚而痛隨利減今下利益甚時腹自痛則腸虛而寒益留中也雖曰邪之在藏寔是由胃中陽之以致陰邪用事升降失職故有此下之則胸下結鞭不頂上文吐利來直接上太陰之為病句如後條設當行大黃芍藥者亦是也由胸下陰邪結於陰分異於結胸之在胸而且按痛矣曰結鞭無陽以化氣則為堅陰異於痞之濡而更矣彼皆陽從上而阻留此獨陰從下逆而不歸寒熱大別

黃坤載曰太陰脾之經也脾主升清胃主降濁清升濁降腹中冲和是以不满脾病則清陽不升脾病累胃胃病則濁陰不降中氣凝滯故腹滿也吐者胃氣之上逆而不納故食不下也利者脾氣之下陷清陽不升寒生於下水穀不消故自利益甚也濕寒鬱塞未氣不舒侵犯脾土故時腹自痛也若下之土愈敗而胃愈逆甲木壅礙不得下行痞鬱胃口故胸下結鞭唐容川曰腹字是言腸胃之外皮膚之內凡是膏油重疊複厚故名曰腹脾所司也飲食入胃此膏油薰吸之而水乃化氣走入下焦食乃化液以奉心血若太陰病脾之膏油不能薰

吸則食不下行久而吐出水穀停於腸中而寒濕又下注大腸則自利甚其寒氣攻阻則脣腹自痛若用涼藥下之則腹中膏油得寒而結有若水凝故結硬言胸下者即指心腹而言如金匱之大建中證是也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為欲愈

成無己曰太陰脾也主營四末太陰中風四肢煩疼者風淫未疾也表邪少則微裏尚和則濇而長長者陽也陰病見陽脈則生以陰得陽則解故云欲愈

方中行曰四肢四末也脾主四末素問云風淫未疾是也陽微陽經無邪也陰濇太陰統血血凝氣滯也長陽氣勝也陽主發生故邪自退而病欲愈也

喻嘉言曰四肢煩疼者脾主四肢亦風淫未疾之驗也陽脈微陰脈濇則風邪已去而顯不足之象但脈見不足正恐元氣已漓暗伏危机故必微濇之中更察其脈之長而不短知元氣未漓其病為自愈也方註濇為血凝氣滯大謬豈有血凝氣滯反為欲愈之理耶按牌主風未疾所以太陰中風必見四肢煩疼

周禹載曰煩疼似病追然細審其脈微濇而長則是休徵何也長為陽明經本脈脾胃表裏今脈轉出於陽故為欲愈然則惟微濇故煩疼惟長雖煩疼為欲愈也

柯韵伯曰風為陽邪四肢為諸陽之本脾主四肢陰氣衰少則兩陽相搏故煩疼脈濇與長不是並見濇本病脈濇而轉長病始愈耳風脈本浮今而微知風邪當去濇則少氣少血今

而長則氣治故愈四肢煩疼是中風未愈前證微濇而長是中風將愈之脈宜作兩截看
唐容川曰註陽脈微為風邪當去此想像語非定論也註陰脈濇為血氣衰少夫血氣既衰
少則不得復見長脈長既為脈絡相通則不衰少也此柯氏自相矛盾實於脈法不明不知
仲景論脈皆是與證合勘反正互參乃得真諦此節言太陰中風脈若陽大而陰滑則邪盛
內陷矣今陽不大而微陰而滑而濇則邪不盛不內陷矣然微濇雖邪不內陷又恐正虛亦
不能自愈必微濇而又見長者乃知微濇是邪不盛不是正氣虛長是正氣足不勝其微濇
故為欲愈此等脈法層層剝辨非如後世之死訣也

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

成無己曰脾為陰土王於丑亥子尙王故為解時

方中行曰亥子丑太陰所王之三時也欲解者正王則邪不勝也

張隱庵曰太陰為陰中之至陰而主開亥者陰之極丑者地氣開闢矣

程郊倩曰解從亥子丑者亥陰退氣子陽進氣丑中之土得承陽而旺也

柯韵伯曰夜半後而陰降為重陰又經曰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脾為陰中之至
陰故主亥子丑時

陳師亮曰此言太陰病解之時太陰坤土其象為純陰亥為陰之盡與純陰相類陰極則復
至子則一陽生而為未復之時四季皆屬土而運氣以丑未為太陰濕土子丑乃陽生之時

陰得陽則解故主乎丑而不主乎未以未為午後一陰主之時也從亥言之者陰極則陽生故運類而反之也

唐容川曰陰得陽則解說似近理而寔非也下篇少陰病欲解從子至寅乃為陰得陽則解以坎中原藏一陽故得一陽之氣而成為腎經坎水生陽之氣化故乘旺而病解至於太陰經則孫陰中之至陰旺於陰而不旺於陽者也故從亥至丑皆夜氣所存是為至陰脾經得夜至陰之氣則旺相而病解也凡六經皆乘旺而解豈獨太陰不然哉若是乘生陽之氣則從當子起不當亥起矣故人有白晝不能食至夜能食者得脾陰之旺氣故也陳氏於六氣司天之義未明故與六經旺時亦不能解湏知少陽是生陽之氣出當寅位蓋乘日之初出乘春之初至而少陽遂司其氣逮寅卯而少陽生物之氣盡矣故曰寅申少陽司天也陽明者陽氣正盛如日之正明起於卯而極於酉故卯酉陽明司天太陽者陽之至極故當辰而盛陽之盛也不能驟衰必至戌位陰已盛而太陽之氣乃入於地水之中矣故辰戌太陽司天若夫陰氣則生於午於易為離卦離中一陰漸至於亥子而少陰之氣盛矣故從午至子為少陰所司也由少而壯是為太陰太陰之氣起於未土至亥子而陰已盛至丑土而陰已極故亥子丑為太陰旺時若夫厥陰則為盡陰陰盡陽生起於亥者當陰之極也終於巳春陰氣已至而盡也故曰己亥厥陰風木司天也此節因論太陰解時並言六氣之理學者當詳攻也

太陰病脈浮者可發汗宜桂枝湯。

按舒馳遠曰此言太陰病是必腹滿而吐腹痛自利矣。越屬裏陰脈雖浮亦不可發汗即令外兼太陽表證當以理中為主內加桂枝兩相合治此一定之法也。今但言太陰病未見太陽外證只據脈浮即用桂枝專治太陽不顧太陰大不合法。恐亦後人有錯。

成無己曰經曰浮為在表沉為在裏太陰病脈浮者邪在經也故當汗解之。

王肯堂曰病在太陽脈浮無汗宜麻黃湯此脈浮當亦無汗而不言者謂陰不得有汗亦以言已不用麻黃湯而用桂枝湯蓋以二陰兼表病者俱不當大發汗也須識無汗亦有用桂枝也。

方中行曰浮為在表太陰之脈尺寸俱沉細今見浮則邪見還表可知然浮為風宜桂枝湯者以太陰之中風言也。

程郊倩曰此太陰中之太陽也雖有裏病仍從太陽表治方不引邪入藏。

周禹載曰三陽三陰中獨太陰無表药今太陽之邪雖傳太陰證見腹滿脈仍見浮此仍太陽風候也况太陰經中有中風而無中寒失此不治遂至全入於經勢必熱蒸身為黃或至下利腹痛種種病候其能已乎故因其脈浮而不外太陽治法濶然為汗邪由從入之途豁然退出此又憑脈不憑證之一法也。

柯韵伯曰太陰主裏故提綱皆屬裏證然太陰主開不全主裏也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太陰亦然也尺寸俱沉者太陰受病也沉為在裏當見腹痛吐利等證此浮為在表當見四肢煩疼等證裏有寒邪當溫之宜四逆輩表有風熱可發汗宜桂枝湯太陽脈沉者因於寒寒

為陰邪沉為陰脈也太陰有脈浮者因乎風風為陽脉也謂脈在三陰則俱沉陰經不當發汗者非也但浮脈是麻黃脈沉脈不是桂枝證而反用桂枝湯者以太陰是裏之表證桂枝是表之裏約也

陳脩園曰時說以桂枝湯為太陽專方而不知亦陰經之通方也又以為治自汗之定法而不知亦治無汗之變法也

陳道著曰脈浮者太陰之氣土運行也可發汗者太陰之地氣上而為氣也桂枝湯性太陽名為解肌在太陰名為發汗何以言之蓋太陽以皮毛為表太陰以肌腠為表也

唐容川曰太陰病是指腹滿濕氣為病也濕在內脈當沉今脈浮者是濕從外至仍欲外出之象故用桂枝湯從中外托使自油綱中而托出肌外以為汗也

袁百川曰此手太陰肺病也肺主皮毛故應肺脈之浮而可發汗宜桂枝湯。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四逆輩。

成無己曰自利而渴者屬少陰為寒在下焦自利不渴者屬太陰為寒在中焦與四逆等湯以溫其藏

方中行曰自利不渴濕勝也太陰濕土故曰有寒四逆之輩皆能燠土以燥濕故曰溫之也喻嘉言曰以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自利而渴者屬少陰分經辨證所闡甚鉅蓋太陰屬濕土熱邪入而蒸動其濕則顯有餘故不渴而多發黃少陰屬腎水熱邪入而消耗其水則顯

不足故口渴而多煩躁若不全篇體會其精微之蘊不能闡發者多矣

舒馳遠曰喻此論雖精究非確義若但以熱邪為言則太陰少陰之自利但當清熱不必溫經於法不合口渴一證有為寢熱亦有虛寒若為熱邪傷津而作渴者必小便短大便難若自利而渴者乃為火衰作渴證屬少陰者以寒中少陰腎陽受困火衰不能薰蒸津液故口渴法主附子助陽溫經正所謂釜底加薪津液上騰而渴自止若寒在太陰於腎陽無干涉故不作渴。

程郊倩曰三陰同屬藏寒少陰厥陰有渴證太陰獨無渴證者以其寒布中焦總與龍雷之火無涉少陰中有龍火水底寒甚則龍升故自利而渴厥陰中有雷火故有消渴太陽一照雷雨收散故發熱則利止見厥復利也按唐容川曰龍雷之火是宋元後邪說至於烈日當空寵雷潛伏以此誤治殺人者何止千百皆因失陰陽之真理故也內經仲景無此說法後人萬萬不可妄添我輩註書只可將聖經發明不可與聖經外另生枝節也

尤在涇曰自利不渴者太陰本在有寒而陰邪又中之也曰屬太陰其藏有寒明非陽經下利及傳經熱病之比法當溫藏祛寒如四逆湯之類不可更以苦寒堅之清之如黃芩湯之例也

唐容川曰一個輩字已括盡太陰寒證之治法仲景欲人推例以得非故畧也
袁奇川曰此足太陰脾病也脾屬濕土故自利不渴脾惡濕而喜燥故當溫而宜四逆輩
傷寒脈浮而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太陰當發身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至七八日雖

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以脾家寃腐穢當去故也。

成無己曰太陰病至七八日大便硬者為太陰入府傳於陽明也至今七八日暴煩下利十餘行者脾家寃腐穢去也下利煩躁者死此以脾氣和逐邪下泄故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而利必自止

方中行曰此節自不能發黃已上與陽明篇同然彼以至七八日反大便硬為轉陽明此以至七八日暴下利穢腐當去為脾家寃何也蓋脾主為胃以行其津液暴下利則脾得以為胃行其津液矣所以脾為寃而證為繫太陰也彼大便硬者由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而反為約所以為轉陽明也然則一脾胃也而反覆之變不同有如此者醫之為道豈可以易易哉喻嘉言曰太陰脈本浮故浮緩雖類太陽中風然手足自溫則不似太陽之發熱更不似少陰厥陰之四逆與厥所以繫在太陰尤為恰當也太陰脈見浮緩其濕熱交盛勢必蒸身為黃若小便自利者濕熱從水道暗泄不能發黃也至七八日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其證又與少陰無別而利盡穢腐當自止則不似少陰之煩躁有如下利漫無止期也况少陰之煩而下利手足反溫脈緊反去者仍為欲愈之候若不便晰而悞以四逆之法治之幾何不反增危劇耶雖陽明與太陰府藏相連其便硬與下利自有陰陽之別也

程郊倩曰傷寒脈浮而緩非陰脈也手足自溫非陰邪也據脈與證似貼太陽表邊居多然表證初不一見則雖非太陰亦可繫在太陰矣太陰得浮緩手足溫之脈證則胃陽用事自

無藏寒之病。陰鬱或有之。小便不利必發黃。雖發黃不為陰黃。若小便自利者不能發黃。陰欲鬱而陽必驅。至七八日雖暴煩下利日十餘行必自止。所以然者脈不沉弱而浮緩。手足不冷而自溫。陰得陽以周護則不寒不虛。為脾家寔也。經曰：陽道寔。陰道虛。陰行陽道。宣首容邪久住。此則腐穢當去。故耳。夫脾家寔則腐穢自去。則邪在太陰。自是寔脾為第一義矣。柯韵伯曰：首揭傷寒知有惡寒證。浮而緩是桂枝脈。然不發熱而手足溫是太陰傷寒非太陰中風矣。然亦陪對不發熱言耳。非太陰傷寒必手足溫也。夫病在三陽尚有手足冷者何況太陰。陶氏分太陰手足溫少陰手足寒厥陰手足冷是大背太陰四肢煩疼少陰手足盡熱之義。第可言手足為諸陽之本。尚自溫不可謂脾主四肢故當溫也。凡傷寒則病熱。太陰為陰中之陰。陰寒相合故不發熱。太陰主肌肉。寒熱傷肌肉而不得越於皮膚。故身當發黃。若水道通調則濕氣下輸膀胱。便不發黃矣。然寒濕之傷於表者因小便而出。濕熱之蓄於內者必從大便而出也。發於陰者六日愈。至七八日陽氣來復。因而暴煩下利。雖日十餘行。不湏治之。以脾家積穢臭塞於中。盡自止矣。手足自溫是表陽猶在。暴煩是裏陽陡發。此陰中有陽與前藏寒不同。能使小便利則利自止。不湏溫亦不湏下也。

陳脩園曰：此言太陰寒證外亦有熱證也。經云：太陰之上溼氣主之中見陽明。若不得中見之化。則為藏寒之病。若中見太過溼熱相併。又為發黃之證。小便自利者不發黃。至七八日。驟得陽熱之化。故暴煩。陰濕在內。故下利然。下利雖甚。亦當自止。以太陰中見熱化脾家寔。

倉廩之腐穢當自去也

唐谷川曰。繫字是喫縕之氣太陰者。指人身之膏油而言。膏油生周身膜網之上而邪入膏油有如喫縕之形。故曰繫在太陰膜網中。是二焦水道水道若遏則合膏油之熱蒸而為溼。遂發黃痘。黃者土之色。人身膏油原帶微黃。被溼熱蒸則更發黃。若小便自利則溼下逼而熱不蒸故不發黃。然小便利者易於結硬。雖不發黃又恐合陽明之燥而為煩且不大便矣。乃至七八日雖暴煩頗似陽明之燥。但大便不結且下利日十餘行則煩非內燥而利非脾虛乃脾家之氣寃能自去其腐穢也。病必自止。舉此以見黃證之原方證見太陽陽明而此乃發明之也。又舉煩硬與下利見於四逆承氣等法中而此又詳辨之使無誤認也。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

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按舒馳遠曰。此條因誤下而虧損脾中之陽。不能健運升降失職壅而為溼鬱滿過甚而為之痛。桂枝不可用也。法當用參木姜附益氣補中驅陰散寒。則脾胃氣復理而病自愈也。

成無己曰。表邪未罷。醫下之邪因乘虛傳於太陰。裏氣不和。故腹滿時痛。與桂枝湯以解表。加芍藥以和裏。

方中行曰。腹滿時痛者。脾受誤傷而失其職司。故曰屬太陰也。以本太陽病而反下也。故仍用桂枝以解之。以太陰之被傷而致痛也。故倍芍藥以和之。

喻嘉言曰。太陽病之誤下。其變皆在胸脇以上。此之悞下而腹滿時痛無胸脇等證。則其邪已入陰位。所以屬在太陰也。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舉陽邪。但倍芍藥以收太陰之逆氣。

本方不增一藥斯為神耳

黃坤載曰。本太陽表證醫不解表而反下之。脾敗肝鬱因而腹滿時痛者。此屬太陰也。桂枝解太陽之表邪。芍藥清乙木之風燥也。

桂枝加芍藥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六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

王晉三曰。桂枝加芍藥湯用陰和陽法也。其妙即以太陽之方求治太陰之病。腹滿時痛。陰道虛也。將芍藥一味倍加三兩。佐以甘草酸甘化陰。恰合太陰之主藥。且加芍藥又能監護桂枝深入陰分。升舉其陽。辟太陽陷入太陰之邪。復有薑棗為之調和。則太陽之陽邪不留滯於太陰矣。

大寢痛者。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按舒馳遠曰。大寢痛者。法主大承氣湯。非有太陽表證。不得主用桂枝湯。此中疑有缺文。

成無己曰。大寢大滿。首可除下之。故加大黃以下大寢。

方中行曰。此承上條而又以冒家本末寢者言。本末寢者。舊有宿食也。所以寢易作而痛速。故不曰陽明而曰太寢。例之變也。桂枝加大黃者。因變以制宜也。

喻嘉言曰。大寢大滿。宜從急下。然陽分之邪初陷太陰。未可峻攻。但於桂枝湯中少加大黃。

七表三裏。以分投其邪。與大柴胡湯同其義也。

張隱庵曰。大寢痛者。乃腐穢有餘而不能去。故以桂枝加大黃湯主之。

尤在涇曰。此承上條而言。腹滿而未寢痛而不甚者。可以桂枝加芍藥和而解之。若太寢太痛者。邪氣成聚。必以桂枝加大黃。越陷邪而去寢滯也。夫太陰脾藏也。藏何以能食。而可下。陽明者太陰之表。以膜相連。藏受邪而府不行。則寢。故脾非自寢也。因胃寢而寢也。大黃所以下胃。宣以下脾哉。

李續文曰。太陰反有攻下法。猶之陽明反有溫補法。學者於此深求之。醫思過半矣。汪小山曰。太陽標熱誤下之。不特轉屬於太陰。亦轉屬於陽也。腹滿時痛。脾氣不濡也。宜桂枝湯加芍藥。入太陰出太陽也。大寢痛者。轉屬於陽明也。桂枝湯加大黃者。入陽明出太陽也。桂枝加大黃湯方。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舊本作六兩誤二兩
甘草二兩
生薑三兩
太棗十二枚
大黃一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周禹載曰。太陰無可下之法也。設在經則各經已無可下之理。在臟則太陰尤無受下之處。桂枝加大黃。安能無疑。不知脾與胃相表裏也。太陽誤下。太陰受邪。適胃有宿食。則脾因胃之寢而寢亦即因太陽之邪而痛矣。寢非大黃不去。痛非去寢不除。此通因適用之道也。王晉二曰。大黃入於桂枝湯中。欲其破脾寢而不傷陰也。大黃非治太陰之药。脾寢腹痛。是腸中燥屎不去。顯然太陰轉入陽明而陽道寢故。以薑桂入太陰升陽邪殺太陰結滯。則大

黃入脾反有理陰之功即調胃承氣之義燥屎去而陽明之內道通則太陰之精氣出注運行而腹痛減是雙解法也

童虛谷曰解胃互相為用者也是故脾氣強則太陰之邪轉出陽明脾氣弱則陽明之邪陷入太陰審其邪之進退而陰陽虛實之端可見若用腸胃留積不行則脾氣不舒遇滯腹痛前方雖加重芍藥而辛甘味多是轉助脾之法此方加大黃一味是於扶脾之中兼通腸胃腸胃通則脾氣愈健矣

柯韵伯曰妄下後外不解而腹滿時痛是太陽太陰併病若大寔痛是太陽陽明併病此皆因妄下而轉屬非太陰陽明之本證也脾胃同處中宮位同而職異太陰主出太陰病則穢腐之出不利故腹時痛陽明主納陽明病則穢腐燥結而不行故大寔而痛仍主桂枝湯者是桂枝證未罷不是治病求本亦不是升舉陽邪仲景治法只舉目前不拘前證如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潮熱汗出大便難而證語即用大承氣矣此因表證未罷而陽邪已陷入太陰故倍芍藥以滋脾陰而除滿痛此用陰和陽法也若表邪未解而陽邪陷入於陽明則加大黃以潤胃燥而除其大寔痛此雙解表裏法也凡妄下必傷胃氣胃陽虛即陽邪襲陰故轉屬太陰胃陽涸則兩陽相搏故轉屬陽明屬於太陰則腹滿時痛而不寔陰道虛也屬陽明則腹大寔而痛陽道寔也滿而時痛下利之兆大寔而痛是燥屎之徵桂枝加大黃小試建中之劑桂枝加大黃微示調胃之方